

讓美國花二千萬美元

周有光談到文字改革，興致勃勃。他告訴我，他花了很大氣力做拼音方案。他表示，拉丁拼音的「二十六個字母看起來很簡單，實際上很複雜，所以人家跟我們講笑話，你們太笨了，二十六個字母搞了三年。」周老說哈哈大笑。

他告訴調笑他的人說：「我說不是三年，三年搞好後，要申請成為國際標準，所以我就去參加國際標準化組織的會議，又開了三年的會，巴黎開會，南京開會，波蘭開會，開了很多次國際會議，最後定為標準。後面的這三年人家不知道，所以其實一共搞了六年才定下來。」不要以為漢語拉丁化的反對聲音只是來自內部，特別是中國人。

據周老說，當時在申請過程中，英美反對聲音最大。原因是他們要改掉原先已有的程式，要花很多錢。比如，美國國會圖書館，若要把所有的編目都改成拼音，要花兩千萬美元。美國當時說沒有錢。「我說，沒有錢不要緊，等你有錢了再改。隔了兩年，他們有錢了。」周老回想起這樁事，樂不可支，笑得像個孩童般。

西方國家拿他沒辦法，只好乖乖地按照他的方案，逐漸更新圖書館的編目。現在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目都改用拼音了。中文拼音也成為了國際文化交流的橋樑。很多外國

人看望周老，還由衷地感謝。他們說如果沒有拼音，他們來中國就很方便。漢字用拉丁拼音及簡化，反對意見最強烈是海外及港台地區。事實是，今天台灣、香港，還有海外都還在用繁體字。台灣的馬英九還說過，要把繁體字申遺哩。海外有些人認為在古籍研究方面不好用簡體字。也有些議論認為簡體字影響了漢字的形象美。對於這個問題，周老說：「其實，漢字簡化，並不是要廢除繁體字，只是我們需要一個標準，在中國，簡化和標準化是一碼事。沒有這個標準，今天的電腦就不好辦了。」

由此可知，周老並不反對繁體字，只是簡體字在應用方面是有其簡便的地方。

他說：「我們做了一個實驗，就是讓沒有見過繁體字的高中生到圖書館，請他們看繁體字的書，第一遍看不懂，看第二遍，許多都懂了，看第三遍，全都懂了。什麼道理呢？因為這個標準簡化字和原來的繁體字是有關係的。」周老隨手從書櫃取一本《康熙字典》，並打開給我們看，說道，「每一個簡化字都是有來源的。大部分的簡化字都是古代就有的，先秦的就有百分之十五，魏晉的有百分之六，到了元代，就有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十九，後來造的很少幾個字。」

（「周有光的奇觀」之二）

綿裡藏針的豪宅

住進半山豪宅可能是很多人的夢想，但豪宅的風水是否就保證完美呢？當然不是。最近我就為貴客看風水，拜訪了一個「綿裡藏針」的豪宅。這個單位地處半山，售價高達一億一千萬，面積超過二千呎，是名副其實的豪華單位。

它的景觀當然也非常吸引，坐東向西，從主人房的窗戶望出去，可看到鯉魚門。可以想像，每天早上一覺起來，主人都可以欣賞日出，迎接新一天的開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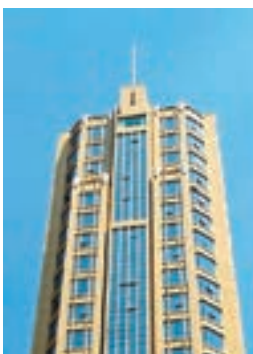
高床軟枕固然好，但也要小心「綿裡藏針」！住宅位於山的中高層，同時可以看到中環的景色。中環有許多高樓大廈，大多數帶有避雷針。於是，放眼望去，就有許多本就高聳入雲的大廈，頂部還插着尖尖的長針。從風水的角度看，避雷針是煞氣的象徵，意象正如許多高高的針筒豎在面前。長期身處這樣的環境，會令人容易受到與針類似的尖物所傷，或者總是需要打針，絕非好事。

除了避雷針之外，還有陽氣過盛的問題。即使在陰天不開燈，住宅內也非常光亮，可見陰陽不夠調和，陽氣過盛。其實客廳反倒不要緊，但房間陽氣過盛則會影響睡眠，也容易影響女性的情緒，令女性容易脾氣暴躁，久而久之影響夫妻感情。

天命最後給出的建議，是大部分房間（尤其是睡房）要用厚的遮光窗簾，而且起碼有三分之二的窗關上。但我同時強調，不能關上全部的窗戶，因為最好是有開有關，陰中有陽，才能達到中和的效果，這也是中國哲學的智慧。

那麼如何解決「針」帶來的影響呢？答案就是在窗邊放許多抱枕，代表針包的意象，化解避雷針的煞氣。既然無法令針消失，就讓它們扎進針包，而不要誤刺屋內的人吧！

高樓大廈，大多數都有避雷針。



高樓大廈，大多數都有避雷針。

劉德華是怎樣煉成的？(上)

劉德華雖在醫院養傷，但仍十分關心身邊的人和事，對於在地鐵有人自焚禍及無辜的人受傷，他發文慰問傷者及表心痛，這是劉德華受到普遍愛戴的原因。

他墮馬受傷後，在聚會上朋友幾乎都問：「劉德華怎樣了？」連平時不追星的都很關心他的傷勢，表現得憂心忡忡說：「雖然不是他的粉絲，但喜歡他的人。」另一友人憶述有次他入境美國，遇到劉德華，所有華人都看着他，有些人還跟他揮手，劉德華都友善點頭，有個外國人好奇地過去問他究竟是甚麼人？劉德華謙虛地說：「I'm just a singer (我只是個歌手)。」友人說：「他是巨星呀，也這麼謙厚，所以我很欣賞他。」有朋友說常在私人會所遇見劉德華，他總是面露微笑，很親民；有人替他墮馬不值，一時間，飯局變成劉德華致敬大會，可見偶像形象不單靠演出，平日言行舉止得民心，也很重要。

劉德華另一受歡迎原因是覺得他貼地，貼地是因為他白手興家，並非含着銀匙出生，憑自己一雙手打造自己，內地稱此為豪門。娛樂圈有不少豪門，劉德華不單只是其中經典，更是豪門中的豪門。

究竟劉德華豪門是怎樣煉成的？他由草根蛻變成豪門，荊棘滿途，殊不容易，與他識於微時，親睹他的經歷，當中不少可作為奮鬥的借鏡。劉德華祖父擁有農地，劉爸爸立志當消防員，不靠父蔭，帶著6子女和太太一家8口離開農村，排行第四的劉德華當時約6歲，全家人搬到貧瘠的鑽石山木屋區，為幫補家計，劉爸爸在村口開了一間土多，

一家八口手腳不，劉德華每早上學前，負責在大黑板寫上糖果和汽水的價目表，他當作是練字好機會，奠定日後寫得一手好的毛筆字基礎。

後因火災，劉家的木屋給大火燒毀，那場大火把所有家當燒光，所以年前我邀劉德華為拙作親子書寫序，要配一張他童年照片，他給我一張穿著小學校服的證件相，那是唯一燒剩的童年照，十分珍貴。他們全家人獲政府安置入住公屋。對於很多人來說，會覺得劉德華的童年艱苦坎坷，他卻一點不覺得，反而成為他在日後遇到挫折時一個鼓勵，從不感到氣餒，具備成為豪門的重要條件。

中學畢業後，他考入TVB第10期藝員訓練班，成為合約藝人，憑努力表現，迅速獲器重，成為男一，主演時裝警匪電視劇《獵鷹》與葉德嫻演兩母子，一炮而紅，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捩點。

那些年，我出道不久，在一本暢銷周刊當採訪主任，馬上邀他做封面人物，安排他與當時成功爭演黃蓉一角而人氣高升的翁美玲拍封面照，地點選在山上，氣溫只有攝氏6、7度，北風凜冽，拍攝隊人冷得瑟縮，劉德華和翁美玲沒半句怨言，十分專業。之後跟劉德華去了一家咖啡店做專訪，結賬時他搶着付款，我說是周刊請他的，他不肯：「要女士結賬，成何體統？」雖啼笑皆非，但充分表現他的男子氣，見微知著，在其他事情上都有一套他的原則，這叫性格，而且是予人好感的性格。那年代，甚至現在的新人很少有此類性格，以致出道一段時間仍面目模糊。

保佑生命的大帝

華人在南洋，宗教信仰往往佛道不分，大部分為道教信徒，婦女比男人更常到寺廟祈福或尋求心靈慰藉，聚在一起喜歡談神說鬼，比較起來，媽媽算不迷信的人。

她時常以自己的不迷信為榮。她說話語氣似有感，其實內心喜滋滋的，「我才不像那些人那樣迷信，不能說我不信，但怎麼可能喝了符紙燒的水，病就會好？還是去找打領帶的拿點藥來吃吧。」那個年代，有些西醫在診所西裝革履，還打領帶，也許顯示他的專業之不可侵犯，或高人一等吧。

話雖如此，長一輩人南來時，對南洋的陌生環境完全不了解，而且前途茫茫，聽說地處熱帶，瘴氣濃郁，容易中毒，又有一些神秘驚懼，無法解釋又難以置信的所謂巫和蠱之類的人物事，單是想都覺膽戰心驚，自然盼望憑藉萬能的神明能夠解說和解救。

不少華人為謀生離鄉背井，漂洋過海時，有把家裡供奉的神明雕像抱在胸前，有的將在故鄉神廟求來的神符揣在懷裡，平安抵達人地生疏的異地後，首件要事是把神明供奉起來，日夜燒香平安香，盼望自己在南洋，家人在中國鄉下，全都平安如意，祈求盡快相聚有時。在交通不便、溝通亦不便的年代，精神上需要和故鄉神明一起，那牽掛思念、擔憂受怕、憧憬夢想的心才有安放之處。除此，還要神明保佑未來賺大錢，成巨富，衣錦方可還鄉。因而在南洋，亦堅持傳承華人傳統節日。農曆每個節慶，祭祖宗不忘拜神明。作為第二代移民，媽媽在這種環境和氣氛中成長，雖不認迷信，拜神文化很自然成為生活一部分。

孩子們成長的歲月，不免有「頭暈耳熱」時，不是每次小病就看醫生，卻是孩子小病也憂心忡忡的媽媽，為讓孩子盡早遠離病魔，健康成長，不得不求神拜佛。把乩童劃上神的旨意的黃色「符頭」請回家，在家又雙手捧香細細稟告神明這符頭的作用是為驅逐病魔，希望讓那個姓名的孩子喝了符水後盡快恢復健康。然後把符紙燒成灰，沖水，叫身體抱恙的孩子喝下，杯底黑紙屑不可傾入水溝，必須倒路上。我就喝過多次這種有火燒味道的符水，不難喝，且存在一種神秘力量，無論流鼻涕，咳嗽或喉嚨痛，每次喝過符水，身體有向好的感覺，似乎逐漸

復原。

在福建龍海市角美鎮白礁「慈濟宮」保生大帝祖廟廣場上，秋天的陽光把佔地1609.5平方米，三進宮殿式建築，照耀得光彩四射。導遊為我們講解：宮廟前殿門廊六根蟠龍石柱，是清嘉慶21年重建時台灣同胞的捐獻。正殿門廊4根朝天蟠龍石柱歷史更為悠久，為宋代高宗皇帝詔旨建宮廟時遺留下來的古蹟。被譽為閩南人文景觀精華的「慈濟宮」，方向坐北朝南，依次為前殿、天井、獻台、正殿、天井、後殿。所有石刻、木雕、壁畫、剪粘等皆以歷史故事、名人題詞、山水禽獸花木作為題材。宏敞巍峨的宮殿式廟宇，建築佈局奇特，造型宏偉，古色古香，集宋代建築藝術之大成，有「閩南故宮」的美稱。

「慈濟宮」的歷史和建築對我很新鮮，導遊告訴我們，供奉在宮廟裡的是中國福建沿海和台灣地區，繼媽祖之後普受人們尊奉的神仙保生大帝。聽見保生大帝，媽媽從前帶我去拜神的往事回到心頭。在檳城，位於武吉南馬山坡、日落洞路與牛汝戎大道連接的地方，有一個成立於1888年的「清龍宮」，大家都說籤籤最靈。「青龍宮」主殿奉祀的是保生大帝、神農聖師及清水祖師。傳說19世紀中國發生動亂，沿海百姓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，先後奔向南洋群島尋求發展。部分人士來到檳島定居，當中一個姓張的新客，把保生大帝的靈火，從中國福建白礁「慈濟宮」，接引到日落洞供奉。

居民以福建人為主的檳城姓氏橋，原本破落殘舊毫不起眼的幾座木橋，兩邊建築華人南來最先落腳的海上房子，在檳城申遺成功後，一個華麗轉身變成熱門觀光景點。每座姓氏橋皆有廟，供奉的即是居民從祖籍地帶來的「自家」神明。姓氏橋當中最著名的姓周橋，每當農曆正月初八晚上，為慶祝初九的天公誕，舉行盛大慶典，鞭炮連天響，香煙四周繚繞，舞龍舞獅熱鬧非凡，吸引來自全世界的遊客。遊客走上橋之前，必經大榕樹旁的廟宇，廟前柱子青龍盤旋而上，還有彩繪的石獅子，通常有三幾個老人在廟裡乘涼聊天或閒報。這個香火旺盛卻不大的廟名「朝元宮」，供奉的是保生大帝。

朋友聽我提起保生大帝，告訴我，姓李橋

消愁愁更愁

晚上回到家裡，見小兒子和媳婦坐在客廳上看電視。我問道：「小孫子在哪裡」？小兒子不大經心，指着後面的房間，我忙上前一看，原來這個孫兒正在床上玩「釣魚」的遊戲。

事後小兒子不太滿意，說我對小孫子為什麼比他為父的還要緊張？他雖然沒有責備的意思，但實際上並沒有摸透老父的心意。

自從老伴去世，兒孫各有各的家庭生活，因而我更感到孤苦伶仃。年紀愈大，愈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慰藉，而不是物質上的需要。因此，對六歲的小孫子特別溺愛。當然，孫兒未必體會到祖父的心意，他的興趣更多寄託在那個平板電腦上，他依偎的是他的父親母親。老祖父又不會和他下圍棋，也不喜歡看電視上的卡通片。早前問他在家依靠誰，老祖父的排名竟在印尼女傭之後。當然，女傭會安排他的飲食，幫他沐浴，父母不在家時照顧他的起居，老祖父樣樣都不行，「教我如何要親他」？

也許要等到小孫子也進入老年了，才會體會到當年老祖父愛護他的深情。按潮州人的一句「潮語」，那時候，「我的老骨頭已經可以打鼓了」。春節兒孫前來拜年，小孫子年初一下午便跟隨他的母親回廣西柳州老家。那兒有他的外祖父一家和若干表兄弟姊妹，玩伴多着。新的學期還沒有開學，他還和他的母親住在廣西沒有回來，因而家裡少了一些「人氣」。

小孩子記掛的只是他的父母親，祖父母畢竟是隔了一層。我在童年時母親早逝，外祖母愛屋及鳥，對我特別疼惜，因為她想在我的身上看到母親的影子。同樣，我也想在小孫子的身上看到他的父親童年時的情景，回憶早年與老妻的恩愛和兒女兒時的憨態。俱往矣，光陰似箭。自己已進入風燭殘年，老伴也先我而逝，回憶往事，頗有唏噓之感。

李白詩云：「棄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亂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煩憂」。今既未「抽離」，也沒有舉杯，但卻真是「消愁愁更愁」！

給孩子的養生活動

早前和孩子參加大自然遊樂園，孩子要手腳並用攀石涉水。

有一外國導師邊教他們扔石頭，邊告訴我們，這些活動比你們帶他去上英文班都好，因為孩子眼前一串動作都在用內耳平衡，那跟提升讀書技巧有很大關聯。他解釋到這些大小肌肉活動，令小孩的閱讀會更通曉。

他甚至舉例說，現在的孩子太着重讀書，不去大自然玩大小石頭，不赤腳感受大地，令其腦部發展只停留在「閱讀」的層次，只是懂閱讀——即見到其字發其聲，但不會有想像這字背後的空间，或者認識它和世界的聯繫，淪為「死讀書」的受害者。這理論令我想起，那些注重「玩」的教學，就是強調這一點。通過「玩」，會真正教懂小孩何謂「聯繫」。七歲前本來就是四肢帶動及刺激腦部發展的時期，腦部每一區都要刺激，而非只集中一小部分，因為全部都是相連的。這也是腦袋潛能的發掘。

除了幼兒學校老師教我們這些素人家長什麼是肌肉活動，我們也有和孩子做一些簡單瑜伽。瑜伽裡

面有很多是模仿動物的動作，對孩子而言，其實十分好玩。除了拉筋運動，也對他們的情緒管理及人格建立有正面影響。例如做樹的姿勢能教他們如大樹般善心，要惠及他人；貓頭鷹式的盤坐，能告知他們要冷靜地思考；做向下的狗伸展，則會令他們心情暢快，更易平易近人。有時候我的孩子在發脾氣，或不想與他人溝通時，我們會說一起做瑜伽吧！他們都會立刻投入。

瑜伽另一部分是靜坐冥想，孩子未坐得很定，但只要播一些兒童冥想導航音軌，他們都說喜歡那聲音，便願意坐下來聽。有一回在親戚家，他倆玩得過頭，開始不受控制，我們便不理其他人的目光，開始和他們玩「冥想遊戲」，結果要長輩也一起靜下來聽聲音導航。

而結果相當有趣，本來有點不好意思要長輩去一起靜下來（因為他們再玩下去也應該會開始破壞傢具了，哈。）但最後竟然是長輩說，其實久不久這樣也很舒服，還着我們一個星期要和他們多做這些冷靜冥想。

冥想的嚮導網上很容易找，大家可以試試。

出門遇到吉祥話

這陣子出門，不管是在公園晨跑，還是出街飲茶，開工開市，滿耳宋裡都是吉祥話。晨跑的老人們互道身體健康，萬事順心；茶樓裡的服務生，開口就是恭喜發財新年快樂；樓下保安室裡的值班大爺，只要見到住戶出入，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恭喜發財財源廣進，如同掛在樓宇門口的那一串大紅紙剪成的福字，電梯一開一關生風，它們就隨風舞動。

吉祥話從除夕開始，一路說到元宵節，再蔓延到正月底，才會罷休。這個地球上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國家，會像我們中國人這樣，把對吉祥如意的嚮往，當成是人生最好的祝福。只是過了元宵節，滿天的吉祥話，會像日漸敗落的年花，漸漸暗淡下去。也到了各路媒體，教市民如何處置家中殘敗年花的時候了。譬如花盆要怎麼回收，年橘摘下來如何醃製，凋謝了花朵的殘株要送到哪裡去。即便如此，這些在整個年節裡負責顏值擔當的年花，終究還是逃脫不了遭人遺棄的厄運。街頭巷尾的垃圾桶裡，胡塞亂堆。廣州如此，香港亦是如此。

說到底，大多數人只是把年花當成是一種植物快餐，不為觀賞只為寓意。桃花可以招來桃花運，又可大展鴻圖，年橘代表大吉大利；牡丹呢，花開富貴；劍蘭呢，節節高節節升；鳳

梨是鴻運當頭；百合是百年好合；銀柳是有銀有樓。既然年節已過，日子又要轉入平穩樸素，這些只為討個好彩頭且佔地方的花兒，就要最先被趕出家門了。

其實，真的喜歡植物的人，一點兒也不會輸給喜歡動物的人。一棵小苗，都不捨得糟踐。人常說草木無情。沒有對草木傾注過感情，又如何知道草木無情呢。為何有些花兒在有些人家的院子裡，就能蕤蕤生春，庭院芳菲。這不是會不會養花的技術問題，而是肯不肯付出真心的態度問題。街上剛出現植物醫院時，我有許多真心喜歡植物的朋友，為了一棵生病的玫瑰，會嘗試幾十種醫治的辦法。為種好一株繡球花，會反覆嘗試肥力的酸鹼度。有個朋友為了能讓花兒生長得更好一些，把開發商已經綠化好的院子，重新掘地三尺，竟整整移走了幾大車建築廢料。重新填上塘泥的院子，一年不到頭花開四季，惹得芳鄰艷羨不已。羨慕之餘，不少人登門討要花苗，起初，朋友一向慷慨，來者不拒。再後來，她忽然刻意變得吝嗇了起來。

有一日，朋友跟我吐嘈。我的鄰居個個都說奇怪，花在你家就葉肥花大，移植回去了卻都是枝葉枯瘦，還是你會選房子，風水好地氣旺。這哪裡是我家風水好。明知院子裡淺淺一

層土壤之下，都是建築廢渣，仍要讓花兒委身於此，口上說愛花的，大抵都是葉公好龍。我認同朋友的觀點。不過，養花弄草，向來都被視作退休的人無所事事了，拿來消磨時間的。有個朋友的上司，偶然到訪她的家中，看到花開如瀑，讚賞之餘，此後便把她工作上所有的失誤，都歸結於醉心花草不務正業，也不知道這是哪裡出來的歪理。

人從生下來那一刻起，就是一路奔向終點。誰的生命不是在消磨呢，如果是消磨在自己喜歡的人和事上，一個癡迷園藝的人，一輩子所獲得的芬芳，並不比一個熱愛文字的作家，看到自己寫的書暢銷，遜色分毫。

《紅樓夢》裡有一節，賈芸孝敬了賈寶玉兩盆白海棠。花還沒有賞呢，園子裡的姊妹們，就已經開始錦心繡口，做了許多海棠詩。薛寶釵說，不過是白海棠，又何必定要見了才做。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情寓情，要等見了做，如今也沒這些詩了。寶姐姐的一番話，和春節家裡擺年花的道理，頗為相同。我們也只好順勢續上兩句：出門遇到吉祥話，腳下踩着爛年花。

作者提供



水墨畫作《紫藤游魚圖》。

桃花 網上圖片